

46537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目錄

孝子

危貞昉

錢瑛

崔敏

鄭淵

簡祖英

丘鐸

毛聚

瞿嗣興

姚甫

畢鸞

劉鎬

陳淮

杜瓊

洪祥

龐景華

麴祥

檀郁

楊旻

虞謹

王原

謝用

陳倫

程振

鄭杲

彭寶

羅瑋

唐儼

宋顯章

劉文煥

劉閔

董杰

周聘

歸氏二孝子

何倫

崔鑑

楊黼

二孝子

李學梅

丘緒

夏恩

楊騰

潘自新

蔡守直

王世名

張梅

王在復

李文詠

鄭之垣

徐處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

孝子

危孝子貞昉傳

未
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絀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

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尪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 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卽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錢瑛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
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
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
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
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
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酉五
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
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
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

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灰縛之可大聞卽昇
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
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歿情極悲慘賊
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
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卽自出迎
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
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
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
肯行遂死之嗟夫變故倉卒之頃而憤然求死以全
生者若素約然何其悲也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

之賢凡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
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
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
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
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
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崔孝子敏傳

張昌

孝子崔姓名敏字好學平陽襄陵邑崔村里人也孝子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代爲蜀川綿竹縣尹父子不相知識者踰三十年孝子獨依母氏洎兄居幼而好學壯而彌篤遭元末兵亂干戈搶攘居民逃避母氏及兄亦各離散不知所向好學孑然獨居思其父母永懷于心乃辭其室家身往求之入秦地徧訪其母氏無有也乃由秦入蜀經褒邪履雲棧度劔關達於蜀中抵于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莽然爲荒塘詢諸遺民求其父丘壠所在邑人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躑

躅荒榛叢棘間仰天號慟頓絕方蘇者數四既無所
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戚處訪之知其祖父
丘龍所在卽啓殯負其骸以歸塋於先塋嗚呼人子
不幸生而不識其父世亂又失其母若崔孝子何獨
痛哉而孝子追念二親罔極之恩不憚一身之苦跋
涉山川奔走道路備經險難往還不啻萬餘里焦心
勞思胼手胝足亦極勞矣况又負其親骸歸塋先塋
茲皆人所難也而孝子能之故鄉黨閭里皆稱其孝
焉惜乎當時爲官守者不聞其行不能上達於朝
旌表其門孝子所居與予相距僅一舍許耳聞其事
竊恐歲久湮沒無人知者故爲傳其行實以俟他日
大史氏采風者爲之張本云

貞孝鄭仲涵淵墓銘

宋 濂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爲師子弟者朝離書帷
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之於予義則
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
年學舉子業把筆爲文春葩蒲林色澤明鮮而生意
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塲屋皆不合有司
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爲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
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之既深
發之亦盛商敦周彝籍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
間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嘆曰吾惡用是爲

哉又棄去取群聖人之經而燔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轅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遠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臂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爲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旣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曠疾迨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暨戍將

謝再與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且至群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臺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往分之雖身罹寒沍不卹也從弟澧與妻早夭三女僕僕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已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爲之間條理燦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夥也斬春王烈家燬於紅巾歸其族

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
人貧不能養母來愬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
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
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于縣
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
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
溺之於水仲涵爲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
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蹤絕仲涵造
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爲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
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爲信衆翕然而相未

幾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暈者仲涵設
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
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藝火溫之乃解自衣繡裘爲
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臥廟門無衣愈於寒士仲涵
與妻周窻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
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試
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爲月泉書院山長者
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
致請仲涵輒以耳聵爲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
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

帶謁君辭意悃欵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閭驩然相聚睦然相惇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其焚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藁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於家嗚呼仲涵之歿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卽從予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予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

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徃拜三八見其文亦以遠大鷙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召總修元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待罪禁林畱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爲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辭纏綿悲愴尤足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潛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枚淚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

孝行著稱惜以聾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謚之
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貞孝處士勒
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
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

簡祖英傳

黃佐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爲
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贊畫
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
闕錫燕勞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
陳表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
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
爲何左丞叅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
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
卽死有媿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 聖朝維新

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
鉄鎖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
展區區羝鳥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得完
白骨復肉銘感 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
陛下又復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
而臣俛願自慙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
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達人臣
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
而欽恤者也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
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賜多矣今臣
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二鶴髮垂堂西山之日
已薄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果盡奉歡之
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罄節非惟盡人子私亦
聖朝孝理之道也 上俯從之人榮祖英之能養壽
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几元朝皈降之臣始雖
榮遇終必擯辱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蓋
亦漢祖戮丁公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

孝子丘鐸傳

宋濂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
 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為
 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畱吳越欲御車
 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憂懼不知所為
 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
 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
 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
 以自給親雖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
 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

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
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
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
寒夜月黑悲風蕭颼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
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
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
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歿皆返
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
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
制行峻絕宅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爲說者曰予聞
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啖
午鐸孑然獨處心無畏懼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
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
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

毛聚傳

宋 濂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蓋
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
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
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
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跣走出山乞
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
棄遺者長兄塋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
聚曰兄柩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從母
殯城隅人取其塋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

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
塋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
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
里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
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
善士燦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絃緹皆好學絃今由
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慎同官相友善
史官曰孝同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萊在東
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
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惡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
爲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
昌者耶

孝子瞿嗣興傳

宋 濂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
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
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
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燻湯洗滌
執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
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療法祝刀於
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
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
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芟食時芟始華孝子求諸市

不獲凡川有芟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二芟人以爲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單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醜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鷄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鷄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佯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質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勞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每晨躬攜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忘契券及白金者孝子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某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成謝曰一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兒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

虞待金 卷之百一十一
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無以老身為念也遂終
史官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為同官莊念及父在遠
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嘆曰非誠心愛日者乎
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之
者濂又嘆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
孝其庶幾乎是有闕世教民彝之大故造瞿孝子傳
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姚甫擔骸傳

姚 夔

元失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張氏
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邑隘濱江水陸
交值無城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具寇盜旁午
絡繹下上縱肆剽掠民無聊賴逃匿山澤父母妻子
骨肉長幼各自為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為瓦爍於
乎是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
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
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
去匿閭原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為群盜所迫投

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
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賫所挾物馳救其夫盜
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
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灰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
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
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甫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
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
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遠遠向岸來若有使之
者甫出銀鐺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
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挖土且饑
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覷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
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
嘔血而出未幾我 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羣盜屏息
民各復業於是伯華甫歸卽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
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
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
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
死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
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
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荅勸之益嗚咽弗

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筋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爺
娘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之無不感動伯華甫記逃
難日乏草履幾不免尋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
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此蓋得之予先妣申
屠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
洛陽令唯可三子曰岱曰啓曰稷稷今領鄉貢補安
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鷗曰楚曰鶚曰夔夔吏部
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參政暨子孫男女不
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
郎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
號爲延慶墓云

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倩工發
直平不爽約人爭投焉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
發家資煨燼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
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各還其主
無一失客有過其肆少憇出遺下一巨囊甫視之乃
鈔也悉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
悽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
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吏以事
坐臺獄既釋乃歿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匿之

論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聲聚其所有不足復鬻畚
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
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
殖頓黃山寺蓋往取之衆知爲所詒欲暴其情甫曰
弟得兄骸歸葬足矣置勿問一日服新衣攜杖出街
行羣少年侮之旣而叩門頓首謝甫嬉然命之去鄉
有巨豪恃貲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避之或過
門輒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
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所
自來也耶不忘其所自來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知
手澤勿斬也爲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著擔骸傳敢併
及此

畢孝子鸞傳

劉儼

孝子畢鸞真定井陘人父文顯爲莒州學正有文學德行爲學者所宗年六十有五以疾卒於官鸞時少年已克自樹極哀痛凡喪禮當盡者不肯苟且而力不能歸其喪遂藁殮于莒獨奉母李孺人暨諸幼弟歸井陘家業稍荒落鸞則經營助其旨夜則讀書爲文章尤以父骨未歸葬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流下衆謂其純孝人也正統紀元冬母李亦以天年終鸞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念父不及於養母存猶可效報萬一今若此不孝孰甚焉乃喻諸弟曰母

歿無事於養我其歸父骨以塋遂衰經街哀徒步走
莒負父骨躬營塚壙合考妣塋邑之良都西山既襄
事乃廬於墓側朝夕哀臨聞者爲之悽惻有野鹿聞
哭聲亦爲之鳴悲若助其哀者又有兔領其雛遊於廬
之前後動息自如若家所畜者有巨蛇蟠廬門之右
不驚不愕若有所守者衆始以爲異後時時見如初
乃驚嘆曰是孝感所致鸞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
聞詔旌表其門鸞後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以清慎賢
明稱其進未可量嗚呼孝者德之本而送終其大也
鸞於送終之大旣非衆之所能以其感通雖鳥獸微
物亦皆來格是又足以見其誠於孝而非矜時矜
之爲鸞信其爲孝子矣鸞之功名事業異時信中
有大書之者予故特傳其孝之一事以爲世勸示永
世且使後之傳信史者有所考徵云

劉先生鎬墓誌銘

王直

先生諱鎬字武性系出漢楚孝王囂五季之末由金陵徙居泰和東門世爲大家至先生又徙居龍泉五世祖天定宋理宗時取進士爲著作郎出知寶慶府卒高祖崇甫岳陽軍節度推官曾祖昌武以長子明叟貴贈同知吉安路總管事至封彭城郡伯騎都尉祖堅叟廣州路學正考允中洪武壬子領鄉薦授安遠縣學教諭以母喪不赴洪武甲子又舉教官至京試詔書一道稱 旨授翰林檢閱辭以疾改廣西憑祥巡檢先生其次子也幼喪母哀慕如成人從尊府

允中先生習舉子業迥然出儕輩允中先生既沒於
憑祥在廣西窮處與交趾接境風氣既殊人跡罕及
先生以不得歸骨爲恨每一念之輒悲慟鄉先生晏
彥文知而憐之欲成其志乃言於廣西藩憲大臣使
聘爲臨桂縣學訓導先生以疾辭職而往授經焉因
以其情告之郡博士陳廷器廷器爲達於叅議班公
班公嘉其孝假以公事往焉先生至憑祥求之客塚
纍纍荆棘中莫可辨識允中先生在任時所養家僮
劉四者既轉入交趾蠻夷殊俗莫有知其墓者先生
日夜環而哭幾欲無生旣數日忽劉四從暮來若有
憑之者因得知其處啓視故衣衾宛然又刺血驗之
誠是遂負骨歸葬然尤恨昔者不得躬侍疾營醫藥
故久而猶悲若先生庶幾能永慕者矣先生得家學
之懿於經史子集皆研窮其理而樂以教人門人弟
子官太學登憲府仕州縣者比比而先生亦頽然老
矣永樂丁酉廣西聘典考試人服其公性豁達好施
賑人匱乏惟恐不及至有託其妻孥者則護視賙給
如骨肉與人交未嘗以盛衰易意其內行旣充而施
於外者類如斯平生攻古文今有集若干卷以永樂
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六十四

陳孝子淮傳

陳淮字巨淵教諭賢之子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躬視膳服有疾侍湯藥不頃刻離愈而後止隨賢官南康每日鷄鳴而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元年賢入覲卒於京淮迎襯歸至寧化次河澚夜宿柩旁岸多虎或勸之避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沒撫柩呼號雨忽止人以爲孝感遇父母忌日必縞素哭奠哀慕終日女兒嫡出也有贅壻母欲析箸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咎遜姊腹田美噐而取其餘母乃悅復許同爨焉爲郡庠弟子員力攻問學值聖賢要

語輒諷誦千百過不休年四十貢充南京國子生後
值限年例過五十五者罷歸或請淮減年籍淮曰籍
可減心不可欺也吾寧言之於朝因上疏謂太學不
論賢否而計壯老其弊徒啓奸僞喪士心疏下不報
淮遂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婦皆遵教
無違禮遠祖尚書仁壁僕射靖祠墓被侵毀淮焦思
十餘年百計陳懇上官卒復而新之縣上其孝淮居
鄉凡法令有弗便者必爲民白之郡邑臺司一大夫
佛然不納淮厲聲曰天生君子道固然爾與彭司寇
韶相友善終其身字之論者謂淮純孝似子騫浩氣
似子與實庶幾焉子大同亦孝謹林司寇俊題其居
曰述孝里

杜用嘉瓊傳

陳繼
洪熙
年任
編修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
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爲文和平醇實而必本於
理詩尤沉著古雅有風致間寫山水尤潤秀可觀性
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從人問知其容儀徃徃形諸
夢寐以父名玉終身諱之嘗刲股已母疾有司將上
其孝瓊曰此豈得已邪惟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
聞遂得旌其母每求賢 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
不就雖介特有守而不爲過矯之行所居在城西有
隱居之趣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

狀敘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八
曼山

廬谷金 卷之百十三
卒三吳交從會葬者千餘人因私謚曰淵孝先生今
列祀鄉賢祠所著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隱德先生洪祥傳略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專親孝
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癘延年餘起臥粥
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於左右妻完顏氏
貴家女也璋念兒卽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
強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畱一僕扶我足
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旁夜父欲起溺呼僕不寤
力始而仆忽一人叅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
父晝所云者漫語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平兒孝
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妻益竭力承歡優游

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蘊薦鏡中人謂
誠孝所感云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疑
滯嘗值暴雨或勸急行笑曰不免一身濕壽九十七
方終里閭評祥有隱德因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
俱 貝曰亮者金華武毅丞亦曲盡孝愛云

龐公景華墓誌銘

倪謙

公諱景華字宇春別號松雲世爲吳之松陵人曾祖
積之祖昇甫父彥恭俱有隱德洪武間以產殷徙京
師占籍應天今爲上元人居長安街西彥恭號安分
平生行履見侍御金公庠所撰墓誌母吳氏有懿德
公幼有至性彥恭歿方九齡卽知哀毀母孀居守節
慈訓有方屏膏沐躬儉素粥簪餌以市書籍遣公就
學里塾歸則課其所業公佩慈訓力學不懈人以爲
非是母無是子也比長爲娶婦徐氏服從姑命勤於
紡績織紉家因以饒孝養豐腆母心安且樂焉宣德

戊辰母嘗得疾阽危公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刲股如初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灰矣果復瘳嘗至龍潭江時大風舟多覆見有溺水起附舟底者十六人公卽捐金購人駕舟往救之賴以全活又丹陽道上有井夜行不知者多失墜公見而病之爲命工鑿石爲欄以護其拯濟多類此天順戊寅春隣火蕪近所居乃顛天曰吾母老矣願天畱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母壽九十餘有司以其事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嘗采其行跡以進母至九十有三而終公號慟痛絕衾衾棺殮悉合於禮太史安成彭先生爲銘其墓塋鳳臺門外安德鄉王家山之原與父合窆遂廬墓側朝夕哭奠有強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烏集於松栢靈芝產於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成化丁亥府尹王公弼江寧丞廖公世清欲舉其孝廉不果乃以賓禮請預鄉飲鄉人慕之成化乙未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卒時取紙筆述身後事以遺諸子享年六十有五

麴祥傳

金山志

麴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爲中國人召見之畱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柔遠方隆不欲遲畱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咸嘆異爲再生未幾重

違 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 聖論蕃王允之仍
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幾二
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甘旨
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
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衰經三年祥博覽經史通
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檀孝子郁傳

方學漸

檀孝子名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不二
古節婦風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
兢兢恒恐辱及其親凡汪氏飲食衣服悉躬致之無難
色汪氏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稽顙北辰
求以身代歲丙辰母卒哀毀踰禮塋縣治西北二里
許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
孝使吾母塋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牖之越四夕鄉
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
可丈餘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

鑿士程伊聞之曰吾鑿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葬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喪蓬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取水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始郁之居廬也人念其貧且難其事或止之或議之及孝感致異始翕然稱賢周其不及郁受之免死而已餘分鄰里之貧者邑令郴陽李公請于直指使奏聞正統丁卯詔旌其門復其身方生曰孝子旣受旌典作家訓七十章其論子職二十有五餘皆修身家事施於有政非耶且諄諄以勿負朝廷爲言始親終於君也今距正統百三十有餘年吾登其堂曾玄出孝子手澤及當時名賢詠歌卷玄纁重襲子庶不灰哉孝子有祠里門有表山有廬墓亭猶巋然眉睫間塗人語遺事津津然爲人子篤一念夫何求哉而何至神於天泉於地譽於鄉貺錫於朝聲名垂奕世不斬也吁是可風矣

孝子楊旻傳

張汝弼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之長老交游之士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市卒廬兒農婦咸呼之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諸京師聞諸四遠也孝子天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極恭父蚤世哀毀甚母陸慰解之卽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資而甘毳饋養必如母志母酷愛其孫嘗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可事生業某當作官以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憂戚不卽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暇則

坐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彥必以躬行孝弟爲先
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
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醫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
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塋遂
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頰夕奉浣濯如生時不
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左布
政使蘭陽丘陵昔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爲都憲
鎮淮聞孝子名廉得其實遂上聞旌其門則孝子
之名益彰大矣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烏
紗鶴髮徜徉京邸以就養老而不衰人以爲孝道之
報東海張汝弼曰予嘗過淮問楊給事則有知有不
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居處指其里巷噫孝子
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然爽
考其事親則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剔肝
剖股之奇白鳥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爲孝也得
曾閔之遺者耶不鼓虛以鈎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
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爲訓特孝子之誠心可矜
也故備錄之

虞孝子謹傳

沈愷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南村之桃浦鄉孝子
匍匐時卽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
就外傳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
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惟誠
成化甲子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翁
憐其衰且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
行其難也人吳拜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儔遺事過
沛哭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役文
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

朝夕左右乃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邁痢
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悔
於予身無災吾親久之顙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
絕復甦歛殯率中度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
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苦塊怛髮面黑如囚垢嘗
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寢
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噐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
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
逝哭歛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具內子非祭不相接非
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室家之

養子何自苦乃仰天拊心嘆曰于天地間一罪人也
吾身亦已多矣遑顧其他孝子體貌壯偉至是哀毀
骨立不復舊容因自號曰瘦齋尚書碧川楊公大參
白齋張公侈爲歌章以憐其志里中人亦稱曰虞孝
子及虞瘦齋云先是月朔哭有白鷓鴣來巢寢室馴
若依人聞哭聲則鳴鳴若助之者是可以觀孝感
矣

吳沈子愷曰愷吏明州吏事暇輒召父老問民間貞
孝事父老率能道某婦貞某子孝及道虞孝子至孝
純篤尤鑿鑿若見愷聞而嘆曰明有若人可以風世

鼓化矣或者又疑其十五年至遠其家室非病祭不相問接似非人情所常予以爲不然孝子之孝孝之過者世有喪居婚聘顧擊鼓聚會恬然不以爲戚者又何人哉

孝行王原傳

縣志

文安民王原在襁褓其父垆貧甚苦於里役謀於妻張氏曰吾單弱不能支門戶今躬耕薄田數十畝其值不能辦一歲之差使地去差存吾與汝俱不免爲餓殍吾將逃焉汝母子守薄田勤紡績庶可以存活別後勿相念也出而不告以所往張氏撫原犢犢以居原幼多病及長問父存亡母口汝父累於貧不能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往矣淚下如雨原酸痛不能言及冠娶段氏月餘一日跪其母曰吾將去尋吾父以歸母曰母妻與夫子與父悲喜離合其

情均一迫切但汝父去家二十年不通音耗尋詎可得乎原仰天號曰人而無父何以爲人泣與母別初去涿鹿境轉而東行周旋齊魯之郊者數年經於田橫島時日已西沉颶風甚急止宿於塗路口土神祠夜夢古刹寺日近午見廊僧煮飯就乞食與一盂曰此莎米飯也味苦爲汝澆以羹乃肉汁也曰耳乎曰耳曰如來真箇來好去還須去忽驚祠門軋然有聲一丈夫攜杖而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丈人曰鶴鳴於天其子隨其影以和之今形影不離屬而卒以相合不敢許爾原語以夜夢曰吉夢也人非匏瓜焉能

繫於一隅夢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以肉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趣清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名寺名曰夢覺曰愍報原雪夜造夢覺寺寢於門下天將曙一苾芻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原噤噤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珣方與禪僧供晨炊住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識也曰同桑梓曷叙寒溫珣曰汝父謂誰曰某珣呼原乳名不覺欲歔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

曰棄妻子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免爲輝山下孤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哀而大號住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林名僧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畱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時珣年已六十有四歸而團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遠近鄉閭極口盛傳以爲孝感之餘慶予爲之傳非阿於王氏而私之孝心純篤如原者不可以不傳也且父子之感天人之應雲日之祥雷霆之擊語其常不語其變卽原之獲有足徵矣

謝孝子用傳

李汛

孝子姓謝名用字希中出南唐銀青光祿大夫銓公
後世爲祁門人其父永貞因嫡汪氏無出納妾馬氏
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姑氏不得已還其母家改
適孚溪不知馬氏已妊四月矣月足妊生卽用也明
年永貞歸快然於懷其伯父廢翁寬之曰婦去而子
存亦不幸之幸也永貞卽抱歸寄乳鄰母孫氏囑曰
此離蚌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
年嫡生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
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永貞意終不

釋用甫冠始知其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
珣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
已也遂因事與珣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
籲夫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覓之殆徧
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畚農家一寡嫗出
問曰子爲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爲誰
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卽抱用曰汝母
卽我是也於是子母相告故悲泣不能已聞者皆爲
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旣而得命乃并
其同母弟余浩迎歸別室以居用敬奉二母曲盡其

誠撫二弟恩愛俱至乳母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
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焉嘗語其
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懟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
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考
墓木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急趨之木忽東墜祠墓亦
俱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
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餼之廩糧所以敦世
教也君子曰用之尋母與處同母弟視宋朱壽昌一
揆也一判河中一膳於庠同一見旌於時也至謂誠
足以感嫡而動天則壽昌所無焉嗚呼孰謂今人不

虞衡錄
如古耶

栢墩居士陳倫傳

李汛

居士諱倫字斯常姓陳氏世居祁門之桃源居之方
爲墩墩上多植栢皆數百年物居士因以自號焉宋
季有諱鼎新者由名進士令咸寧居士其七世孫也
性警悟少從少宗伯康先生受春秋作文有奇氣先
主每見批點必數行下居士亦自雄其才銳意遠圖
適二弟繼殤家政多累之志遂寢父文耀公推重鄉
邑賓客日集觴豆之需及嫁妹氏四人費皆出居士
雖囊橐屢空卧不帖席見父則喜見辭面不令知之
故文耀公得以放情事外每謂人曰吾兒孝子也弘

治改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時文耀公在殯居士倉
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
災卽與其妻昇出之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世
父文景文暉蚤無子居士皆父事之而忘其勞訓諸
子業商者曰富貧命也無求非分適取人輕業儒者
曰治羣書自然有得若執一說以橫於中則吾道窒
矣應事不任術惟因於心嘗曰天理只在人心心術
壞天理虧矣予每懼焉又曰吾人所以多事者起於
小不忍也若寧少寬自無事矣時以爲格言鄉氓延
火毀其木之可材者價可數十金詣門引罪居士憫

其誤慰而遣之清寧宮災詔徵輸木京師衆推居士
總其事或導以私居士曰因人信已而逞其詐可乎
或沮而退常賈於蘇郡守類給商錢數千緡有乘衆
不知而易其半者居士以正言責之易者懼曰不失
君利可矣居士堅不聽悉追原給者公散之歲侵縣
發粟賑饑里胥緣爲奸有涕泣而空返者居士卽抗
聲爲白之賴以舉火者十餘家陳某犯不法禍延旁
族有司索之甚嚴居士適長于里代釋之後以金來
謝居士却之曰吾所以爲若釋者憐若無辜也豈望
報耶鄉曲不相能爭往質之居士如身當其憂雖損

已廢時不恤也人益恩之遇事多得力年六十七而

終



